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續客窗閒話 第六卷

某少君 少君某，年十七，能詩文而未遇，翩翩美少年也。父以科甲銓得四川縣令，少君隨任。行至羊腸阪，馬逸，顛落崖下，身糜而魂出，隨風飄蕩，瞬息數千里，求止不得。忽墮於山東歷城縣村。落間初死男屍殼中，大叫曰：「跌死我也。」見婦與童圍繞身旁者，皆止哭曰：「蘇矣。」一老嫗曰：「氣絕逾日，如何得醒？」隨有二三父老近身細審曰：「氣暖身和，復生無疑。」一家慶幸，頻聞歡樂聲。嫗前撫之曰：「我兒何云跌死，曷為我言之。」少君睜目曰：「汝何人，敢兒我？」父老笑曰：「渠雖少蘇，神尚未完。此汝母，如何不識？」又指一丑婦曰：「此汝妻。」指一村童曰：「此汝子，皆識否？」少君起坐曰：「謬甚！謬甚！我某公子，隨父蒞任。行蜀道上，墮馬被風吹至此。並未娶妻，焉得有子？且我母乃誥命孺人，村嫗何得冒認？」父老曰：「休嚙語，汝不信，可以鏡自照。」少君對鏡，四十餘歲之麻胡也。不禁撲鏡大哭曰：「還我本來面目，我願死不願生矣。」父老粲然皆笑，老嫗曰：「諒我兒初醒，神尚模糊，諸公勿擾之，俾靜養數日自然復原。」眾散去，少君擁衾垂首喪氣，無如飢腸作輾轉聲，丑婦以半規糠餅飼之，粗糲難堪，勉強吞吐，淚涔涔下。丑婦曰：「我與阿姑守君十餘日，已絕糧三四日，僅食槐皮野菜耳。以君初復需調養，忍恥向鄰人乞得此餅，亦大人情。君猶以為不足耶？」少君大聲叱之出。目睹敗屋三椽，土炕上所擁者，破衾敗絮藍縷衣褲一堆，廚灶亦在房中，氣息穢不可耐。回思居廈屋，役奴僕，衣羅綺，食膏粱，判若天淵。怛怛懊惱，求死不得。至晚妻兒皆來就宿，少君又大叱之，聞老嫗喚其婦與孫去。

次日，鄰翁來慰問候曰：「吾與君至交也，聞君病小痊，性情大變，親母妻子視若寇仇，恐鄉黨不能容此不孝不義之人也。將來親戚不齒，鄰里不顧，君又貧困，何以仰事俯育，以終乃身乎？用敢奉勸。」少君泣曰：「承翁美意，請辨我語言是足下好友之音乎？」翁曰：「人是音非，吾固知君借屍返魂也。今既為某人矣，得不為某人之事乎？譬如仕宦本督撫也，降為雜職，能不安雜職之分而從其政乎？君即捨此而就尊公，面目既非，縱憐而育之，他人必不相容。」少君思其言中理，曰：「翁所教良是。後將若何？」翁曰：「母其母子其子，仍營趁以自食其力，承此一家以了此軀而已。」少君曰：「我前生讀書作文曾應童試，營趁之事一無所能，奈何？」翁曰：「能如是乎。請為君游揚閭里，以訓童蒙。亦自食其力之一道也。」少君起謝之。翁為佈告鄉黨，人素知某為傭保，目不識丁，忽聞一病而能詩文，遠近好奇之士成來共語。少君引經據典，侃侃而談，眾皆悅服，從游者甚眾。所得修脯以養一家，綽有餘裕。但少君自授徒後借居古廟，竟不歸家。母來談論，格格不入，妻子更不顧而問矣。然得溫飽，皆樂而安之。

未幾，赴試，旋入學為名諸生。時有客入蜀，少君作稟告乃翁。大令奇其事，寄資作札招之去。少君前生本行蘭，因其聰敏俊秀，父母偏愛之。上有兩兄，皆不得意。後聞其墮馬死，父母哀慟而兩兄竊喜。今又聞其來也皆懼。及相晤，其貌不揚，父甚狐疑，兩兄直叱為妄冒，母亦不認。少君歷舉幼時遊戲事及父母秘密之言，委曲道達。父雖垂憐，而母與兩兄決意逐之。父知必不見容，私與千金遣歸山左，家以小康。談者曰此人現在，後不知作何結局矣。

或曰：「異哉，少君之一跌，既未入幽冥，又不經神判，以翩翩佳公子頓變而為窶人，何異於臚仕之投荒者。造化弄人至此極矣。」薊斥曰：「此不弟之顯罰也。觀其後之不見容於乃兄，即可見前之乃兄受侮不少。若使再世得報，人皆不知。直以現身作法，以示鑑於人倫。諺云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。為少君誦矣。」

許宗伯

吾鄉許大宗伯，諱汝霖。幼失怙恃，終鮮兄弟，室如懸磬，地無立錫。依寺僧訓蒙度日，每聞僧作法事歸，必聚論人家字畫。有雲堂幅好者，有雲單條佳者，有雲橫披更妙者，有雲楹聯出色者，爭論不一。間有戚友延僧，宅中實無字畫，而論者如故。公大疑，訪諸其徒。徒哂曰：「彼所論非真字畫，凡請持經之家，婦女不避。我等得以縱觀，歸而各翊目力以隱語評之。所云堂幅者，其家正妻，橫披者妾，單條者女，楹聯者婢也。我不敢在師前隱諱，然師亦不可為外人道也。」公深恨之而無如何。嗣應試，屢冠童子軍，苦不得售。年將而立，無與論婚者。

鄉有葭葦親，以耕讀為業，時全家患疫，惟一女無恙。戚翁靜臥牀中，夜聞眾鬼議曰：「明日許宗伯來視疾，我曹避何處？」一鬼曰：「翁牀下大甕，聚處其中，亦可暫避一時耳。」皆應曰可。是日，公聞戚病，果來探視。翁見公大悅，使其女奉以饌，甚豐。公不安欲去。翁躍起曰：「有事煩君，看老夫薄面萬不可辭。」公食畢，請所事，翁曰：「請以紙硃書『大宗伯封』四字，封老夫牀下甕口，舉而投諸河，即感盛德矣。」公不解其意，笑從之，為棄甕。歸，病者果痊癒。翁益喜，遣媒以女訂婚。年齒皆長，急須聘娶。翁為公作大布衣冠，草草成禮。公無力備花燭，代以二油燈。其夫人恒曰：「妾每見取婦家，必彩輿、鼓樂、鳴炮，君今一事不備，豈非妾命累君耶？」公曰：「卿今羨此不得，恐異日聞之生厭耳。」夫人曰：「妾樂此不疲，何厭之有？」

未幾，公入泮，將應秋闈，無力買舟，惟趁夜航之便，行百里不過數十錢。然無臥具者，倒不准趁船。公謀諸僧，曰：「盍以敝氈裹兩破蒲團，用充臥具，誰敢拒之。」公如法趁船赴省。停泊時，舟子舉其具擲岸上樹間。公亦不顧，入茶肆，旋有驛卒乘騎至，亦繫馬樹下。馬飢，見破氈內有草，蹄而食之。群嘩曰：「許爺行李被馬吃矣。」公亦大笑而去。

後舉孝廉，捷南宮，入詞林，轉春坊，由卿貳外轉方伯，旋晉中丞。中丞官廨限於地，橫而長，上房距鼓亭炮台密邇，早晚鼓吹鳴炮，夫人不得安眠，謂公曰：「日日鼓樂，未免喧闐，盍命稍停乎？」公笑曰：「卿昔求之不得，今果厭煩耶？我所以日日為此者，非自鳴得意，所以補卿昔日之不足耳。卿既足矣，從此收聲，不僅稍停而已。」果內召為大宗伯，妻封一品夫人。公卒時遺教子孫，永不許延僧作佛事，違者以不孝論，實有憾於字畫之說也。

薊斥曰：許公未達時，可謂君子固窮。吾鄉人至今稱物之不堪者，曰「許老爺鋪蓋。」又曰：「許老爺鼓吹，補補你。」竟成諺語。至其文集，為國初名家政績，足以上動聖明。不但能言之者少，即知之者亦稀，何風俗之陋耶？

巧令三則

有幕客攫其居停誤徵以免錢糧印簿訛控者，狀已上達，簿未呈堂。憲司咸以此人鐵據在握，難以理斷，其能者不過私與往還，問其所欲，圖贖其簿銷之而已。此人索數千金，不得絲毫缺。或云，即予千金，尚抱贓出首，中人亦連累無涯矣。皆窘於計。憲司會議時，有巧令在側微笑。詰之，令曰：「若交職，三日辦矣。」憲欣然委之，令攜卷回，不動聲色。至第三日，上下皆曰：「限期已到，尚未僉票，得毋誤乎？」令曰：「餘幾忘之。」乃出，升公座，喚三班役來前曰：「有善鬥毆者否？」眾皆駭，莫敢應，一強項者出曰：「役能之。」令喜曰：「汝能，必知我意。今某處有幕客某寓，汝往生事激之鬥。但許自傷，勿許傷人，受傷即來鳴冤，汝知之乎？」役曰唯。即赴客寓，向其人大呼曰：「汝從某縣來，我載汝至此，今已逾月，所欠車價若干，速給我，不能再待矣。」客大怒曰：「我來時僕夫非汝，何來惡棍，敢肆訛詐！」役詈不已，客推之出，役即自傷其首回，縣令未退堂，即呼冤入跪。正驗傷，客亦衣冠至，以棍徒憑空訛詐具稟。役與爭辯，令曰：「無嘩，此易辨耳。汝既載客來，客行李若干，汝必知之。」令逐一報明核對，役不能知，妄報數物。客大笑，稱令賢明。令問之，曰：「所報全非，自願書單呈驗。」令即飭書，帶役數人往客寓，將行李檢來當堂查驗，與所書單無異。於行篋中搜得印簿，曰：「此係官文，何得私自攜取？本應治罪，念汝尚屬斯文，姑全顏面。」命取火焚之。客爭曰：「案已上控，簿不可焚。」時人多手快，已成灰燼。令大笑曰：「汝肯訛人，無怪人來訛汝。天道好還，汝知之乎？第我治下不容奸險之徒，即備文遞回原籍可也。」客知據已毀，無能為，隱忍吞聲而去。令即繳卷銷案，憲司

優獎之。

有劉姓者，孤獨少年，入贅李老家。李以其稚弱無能，虐之。劉不堪，潛投仕宦為僕，得王寵眷。數年積金四百餘，辭歸，與其妻謀置產業。妻乃炫述於父母，李老生心，欣然設宴為婿洗塵。饗而醉之，且曰：「汝妻年幼，交以多金恐不勝任。況汝須外出謀事，以少婦居守，得無穿窬之慮乎？盍交老夫權為收藏，可以無慮。」劉唯唯，出金點交，八寶十六件也。次日，劉酒醒而悔，亟向李老索銀。李曰：「汝貧如丐，寄食我家，鄰里咸知，焉得多金寄頓？不思為汝育妻恩，反肆訛耶？」其女助婿爭論，李老大怒曰：「女生外向，真不可與處矣。」逐其夫婦出諸大門之外。劉冤忿興訟，以妻為證。縣令曰：「汝物無憑，妻不可以為證。汝妻曰女生外向，此言誠然。我不能直，汝毋干犯，義之責也。」揮之退。劉素稔巧令名，往陳其苦，令曰：「隔境無能為力。」劉曰：「天下賢使君惟有閣下，若不肯治理，則無官能明此獄矣。」哀之切，令笑曰：「若必欲餘明此訟，須暫禁囹圄，汝願之否？」劉曰：「果能明此，雖刀杖加身亦甘承受，況暫禁耶？」令即梏收之。乃移文縣令曰：「日者獲大盜張三，據供劫得某事主家銀四百餘兩，若干錠件，寄頓貴縣某村大窩主李老家，希即委員帶捕，查起贓銀，連窩主李老解質」云云。縣令見係盜劫重情，即身自查抄，人贓並獲，解交此。令乃涂劉面以墨，衣囚衣，械係於堂。呼李老詰之曰：「此囚供在某家劫銀四百餘兩，八寶十六件，寄汝家，今所起贓數相符。汝為盜窩，罪十梟首，據實陳明，勿自庸三木也。」李老呼冤曰：「此銀實係小人之婿劉某寄存者，聞其得自隨官，是否屬實，請拘劉某與張三質之，以明小人之冤。」令笑曰：「若見劉某，汝又將圖賴矣。」李老曰：「與其冤誅，莫若明心。召劉某與張三質對，可見小人不知情，庶望一線生路，奚肯貪財捨命耶？」令曰：「若然，則劉某在是矣。」乃釋其桎梏，使漬面易服相見。李大慚無詞。令乃給還劉銀，而薄責李曰：「餘為留翁婿情也。」劉感激涕零而去，李亦從此悔過矣。

某縣尉與其大令有隙，面和而心違。一日在令帳房閒話，見幾上有入錢簿，內書某季收陋規若干，某役手，某案收錢若干，不一而足。尉俟令回首時，潛藏而退。令送客回，不見此簿，知入尉手矣。所載贓私累累，必受其訛，惶恐之至。函致巧令商之，復書曰：「慎勿言，見尉時談笑如恒，若無事然，飭庫書取銀數百兩，備文批解雜稅，封貯帳房櫃內。簽差翌日起解，夜於牆上鑽穴而入取回內署。次日即呼尉帶捕來驗，雲是夜被竊雜稅銀若干，公文一角，入錢總簿一本。申明憲司，渠敢自露乎？」令如法行之，旋即通報，自請處分。尉知其心而不敢言，恐乾重咎，將所藏之私簿暗毀矣。

繭斥曰：彼詐而我詐之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書曰：「講張為幻。」至此，令人不可測而可笑。蓋人情欺愚而畏智，是故懼訟者，訟即隨之。若燭其奸，又操其勝具，將不戰而勝矣。

正夢

凡人之寤也，至人無夢，愚人無夢。然孔子夢周公，非至人之夢徵耶？惟愚人無夢，信然。吾家有一傭、一婢、一僕，皆曰：「睡則與死無異，何有夢耶？世之言夢者莫非妄也。」終身不信夢，此其神昏耳。蓋夢者，人之神識為之。

有幻夢者，如遇水火刀兵之厄，此五臟病情也；有噩夢者，如得富貴神仙之樂，此生平妄念也；有正夢者，如逢過去未來之事，雖隔數十年之久，莫不符合，此則有默契之靈也。

昔者吾發王君未達時，夢胖大和尚執佛，招之登一高樓，飛簷重拱，金碧輝煌，四面窗櫺洞啟，一片空明。大河環繞，水雲飄渺間，蕩心曠目，詩興勃然。正吟哦時，和尚曰：「曷不觀此對乎？」舉目果見長聯，共一百七十二字，其詞曰：「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，喜茫茫空闊無邊。看東驤神駿，西翥靈儀，北走蜿蜒，南翔縞素。高人韻士，何妨選勝登臨，盡蝦激螺舟，梳裹就風鬟霧鬢，任蘋天草地，點綴些翠羽丹霞。莫辜負四圍香稻，萬頃晴波，九夏芙蓉，三春楊柳。」下聯曰：「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，歎滾滾英雄何在，昔漢習樓船，唐標鐵柱，宋揮玉斧，元跨革囊。偉烈豐功，費盡移山心力，總朱簾畫棟，卷不起暮雨朝雲，即斷碣殘碑，都付與荒煙夕照。只贏得幾杆疏鍾，半江漁水，數行秋雁，一枕清霜。」反覆吟誦，藻暢襟靈，不忍棄去。忽聞大聲叱曰：「此大觀樓古人名句，俗吏何知？在此竊視。著黃巾力士驅逐。」見金甲偉人執鞭而來，方驚皇失措，和尚護之曰：「此我父母官也，不得無禮。」豁然醒，聯句未忘，因錄與眾共賞。皆曰：「世間無此長對，其仙境乎？」或曰：「明指滇南，閣下功名顯達，將來臨蒞此方，必出入將相而後歸隱，以應其語。」或曰：「大觀樓稗乘有之，無此一對，將如曹雪芹之身入賈府，藉閣下補此聯乎。故茫茫大士接引君也。」王曰：「唯，否，姑存以俟驗可也。」

未幾，登賢書，屢赴禮闈不第，大挑一等，分發滇南。至彼，果有大觀接，其景其聯一一與夢符。後孫彌勒令，終於任所，胖大和尚其彌勒佛之現相乎？此之謂正夢。或問曰：「此夢以人就聯乎？以聯就人乎？若使以人就聯，則吾鄉距滇五六千里之遙，生魂一夜往反萬餘里，得毋遇風吹散乎？以聯就人，聯句雕於木，亦有神靈移之乎？」

繭斥曰：此以人就聯也。胖大和尚可證。所謂佛法無邊，引道生魂，何慮風霜道近，此彌勒種因，而王君結果也。其然乎？

圓謊先生

有封翁家居浙江之畔，貴而且富。生平愛打誑語，且好與人談，率荒誕不經，聞者皆非笑之，翁不顧也。其子恥之，幾諫不從，乃與知交密議，或曰：「太翁性喜縱談，難以力阻，無已，請聘一善解嘲者為太翁伴，能反虛為實，則人無尤矣。」其子曰：「善，焉得此人，能周旋我父者，雖歲脩數百金勿吝。」說者曰：「重聘之下，豈無能人？」其言一出，即有淳於之流來應。翁與談而樂之，目之曰圓謊先生。朝歲日離左右。

一日，翁偕先生徘徊江畔，鄰翁來接談笑，共問翁曰：「近日有新聞否？」翁曰：「有之，昨與先生游此，對江有人持數十觔鐵斧斫樹，脫落江中，浮而過，視之無柄。非異事乎？」鄰翁曰：「無柄巨斧，奚能浮江？或戲具中木斧耳。」翁曰：「老夫亦詫，辨之實鑛鐵所為者。」群笑其謬。先生曰：「非謬也，我昨同觀，緣斧頭吃入樹枝，樹本折，連枝葉浮而過此。」鄰翁無詞以詰。或曰：「昨夜風甚大，真有偃禾拔木之勢。」翁曰：「不僅此也，敝園有井，竟被風吹出牆外。」眾皆大嘩。先生曰：「毋嘩，主人園中，牆不一類，有磚石築者，有紫竹結者，有荊條編者，總而言之曰牆。此牆以竹為之，俗所謂籬笆牆者。上附生紅白薔薇花甚茂，循牆有智井，昨為狂飆所逼，牆竟逾井內移，井反在外，翁晨起以為異，為我言之，我實親見如是。」眾亦無詞而退。翁知先生之善圓謊也，更撰妄言，謂人曰：「我昨與先生閒坐小園，忽牆外飛一肥鴨來，烹已大熟，嗅之甚馨。我與先生共飽啖之，至今回味甘美。」眾皆大笑曰：「此睡夢中事耳。」先生曰：「否，否，實有之。小園牆東有一婦饑甚，家畜肥鴨，其夫命留為中秋宴客之物。偶出，婦竊而烹之。方欲食，夫歸，見之怒，隔牆棄置。適我與翁在牆下接而食之，無甚異也。」眾無言。翁笑曰：「可見吾言不謬。但食此鴨已周時矣，矢溺全無，何故？」先生曰：「此壽徵也。」

翁又游江畔，家犬隨之。人曰：「太頗壯大，其神癡乎？」翁曰：「此犬能作禍，前日浮江過一家，竊其肉值千金。人追至我家索償，老夫受累無已。」眾曰：「太竊肉事有之，但千金則家當百餘，犬雖大，能食萬觔肉乎？」共非笑之。先生曰：「勿哂，翁未陳明，此犬所食者實人肉也。尚未及其半，烏得萬觔？」眾大嘩曰：「更無此理。」先生曰：「請畢其詞，此犬善浮水，昨過對岸某家，其人昔富今貧，曾以二千金納五品銜，不意餓而斃在敗屋中，無可閉關。其子外出募棺歸，見此犬竊食父屍，忿甚，以小舟追至此。日犬已食其父之半體，向翁訛詐不已。計其父有二千金職在身，犬果食其半，非價值千金乎？」人乃無言。

一日，翁督家僮飯一牛甚肥，先生顧之，嘖嘖稱羨。翁正色曰：「此老夫家之寶萬里牛也。方乘之游爪哇國而回，故需親視。奴輩以大遠人參十觔飼之。」先生見無人詰問，諾而退。未幾，翁抱恙已篤，其子侍之。翁忽自擱其口罵曰：「老悖，汝終身無實言，荒謬至此，死奚辭耶？」其子惶恐，請先生入解之。先生曰：「我非良醫，無法處此。無已請翁乘食遠參之萬里牛，遁入爪哇國中，或免此難。我亦附尾行矣。」不辭而去。

鄉斤曰：天下事競有不能實言者，若言言誠實，亦成笑柄。昔有道學先生以誠敬自矢，每言行皆載籍。有友人其齋，先生不在，閱籍見有某夜與老妻敦倫一次語，友嫌其褻，以筆點之而去。先生歸，查籍記事，見敦倫處俱加一點，不覺忿然曰：「何人敢與我妻行此事，亦登我籍中。其信然耶？其欺我耶？」遂貽笑千古，或曰：「然則如何而後可？」我對曰：「有如圓謊先生，事理通達，環轉無窮，妄而不謬，可入言語一科。」

鬼孝子

孝子滇人也，談者忘其姓氏，平日為人負載營生，家僅老母，為巫而愚者也。凡為巫之道，先不惜小費，賄通大家婢僕，刺探隱事，及有事登場，假鬼神微露其意，則人皆畏懼，不惜重金求解。孝子之母蠢然一婦，不能為此，偶為人呼去，或被晒逐而回。日無進項，惟賴子肩度日矣。其子得錢供母，惟恐不甘旨，每飯必俚歌以侑食，俾其母歡樂而飽，方敢自食。有時得錢多，則為母備寒衣，己甚藍襖不顧也。故母食貧處賤，而飽暖逸居。不幸其子忽患寒疾，不治而亡。母痛欲自裁者屢矣，皆為鄰姥救免。

一日思子嚶嚶，午夜忽見其子痛哭投懷曰：「母母畏，兒心故未常死也。兒本孽鬼，故生無福壽。今生以事母，故鬼神歡喜，得無罪。遊行冥途，聞母悲聲，求假來奉侍，且願蠲兒來生福以福母親。神皆許之，此後不患飢寒矣。」母曰：「雖汝一片誠心，其奈陰陽途隔，尚能以力求食乎？」孝子曰：「是不能，將藉母之力以營生。」母曰：「奈何？」孝子曰：「母故巫者也。昔巫而假，故見晒於人。今巫而真，當門庭如市矣。」母又曰：「奈何？」孝子曰：「兒請廣布城鄉曰某婦得神術，知過去未來事。能奉之者，消災救難，且不勒索於人，隨人佈施，人有不願者乎？」母曰：「我素拙於言，恐無益也。」孝子曰：「兒鬼也，母能見兒，他人無睹。有求教者，請以兒言告之。兒於過去事，一見其人，即悉未來事。能知一年休咎，已足動人聽聞。母無慮焉。兒今去示夢於好事者，使之傳佈，母請高抬聲價，坐享於家。」母曰諾。孝子乃隱。

次日，十餘男婦以門米眉豚，叩門而拜。母惶恐不自安，曰：「何為乎？」來者眾皆稽首而告曰：「昨夢城隍神以姥已成神巫，凡小巫，帝命管束。爾等若不往奉事，刻即降禍，故不敢不來耳。求姥收錄，而今而後，我等皆姥之徒矣。」母無以應，忽見其子冠金蟒玉侍側，請母高坐，而誨之曰：「汝等既知感戴，此後惟吾言是聽，當福汝。勿效某等不信神言，汝看今日必有報應。」眾但見母言，未常睹孝子形狀，僉唯叩首去。母謂孝子曰：「汝何來，何得此盛服？」孝子曰：「兒假諸本邑城隍神者。」母曰：「觸犯正神，將無得罪乎？」孝子曰：「凡神皆忠孝之人為之，其神已歸天曹，惟正月間一至人間查考善惡，不與凡人囿處。其平日守位者，皆兒輩耳。故可假用衣冠，神知之亦不責也。」

是日，宦家有召巫者，即不信神言之某某，正表揚主家隱事。眾方環觀聽聽，忽自擱其口，伏地訴曰：「神責我不應賄通某媼，生事誑言。著自擊面一百。」兩手自責，口告饒命。又曰：「小人就至神巫家請罪。」狂奔而去。主家大笑，詰媼，不敢隱，亦自服其辜。遂撤其供獻，及應給之財帛，亦至母家投納。母正默坐時，忽見猙獰鬼卒押一人，頭臉紅腫，至母前跪拜請罪。正皇惑問，又見某紳率家人婦女盛送禮物，且為某巫跪求懺悔。母殊不安，即見其子出曰：「公等請起，某巫自犯正神，無與公等事。但此輩帝命老婦統轄，不信者自取其禍。公等至誠，不但無禍，請看某月日，公子得捷報進士第幾名矣。」後果如其言。是以奉神巫者舉國若狂。祈福禱災，踵門不絕。母若倦時，派其徒代應，亦無不驗，有欲延請至家者，母高自位置，咸命其徒代之，有得則給與十之四五，較平日所進向多。故其徒感戴，尊奉不敢稍懈。母故豐衣足食，市田宅，役奴婢，居大家。夜間無事，孝子率鬼黨搬演雜劇，唱陰間善惡報應故事，勝於世劇。母顧而樂之，往往夜半不肯眠，孝子再三諄勸而後息。

孝子家本盛族，以讀書出仕者不乏人，因其子母業鄙，宗人不甚往來。今母如是之盛，且身分自居，並未一出，而人爭奉之。故其等夷及卑幼輩皆來趨奉，亦有所覬覦耳。睹其景象光昌，竟分日間安侍膳。母於富貴者禮之，貧賤者濟之，舉族悅服。族長欲為擇繼，因立賢立愛，爭執未定。孝子知之，謂其母曰：「兒奉母又十餘年矣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今母年八旬，既壽且康，奈兒假滿不得再留人間。盍先為母創基業於地下，然後奉母西歸，不亦樂乎？但冥間重者誥命，而先人亦無承祀。兒陰擇得族弟諸生某，長厚而有福澤，可為父後。已密遣赴都謀功名，不日事備。請母於熱鬧場中歸去，受冥途清福何如？」母喜曰：「善。」

當是時，族長正在宗祠，會族老公議其事，忽有人報曰：「大官府來矣。」族長出迎，見一人四品衣冠，前後護從，儼然憲司氣概，近前則族孫某也。昂然升堂，從者為燃燭炬焚香拜祖畢，揖族長而言曰：「我奉母命赴都報捐候銓，今得督理蘇、安兩省十府糧儲道，兼轄衛備弁兵。引見後，奉命蒞任。為父母加級，請得二品封典，請假上壽。此皆母自定計，恐預言之，族中倘起爭端，未免有傷敦睦之道。故命先默為之，今我與嗣父母已名列帝廷，無可更改矣。敬請傳齊族眾，在列祖位前公立繼約，諷吉率妻子往母家承祀。」族長唯唯。未幾，老少咸集，見事已不可移，乃趨炎而附承之。公議是日喚優伶具盛席送某生入繼。

至日，母家已走啟門庭，結彩棚十餘座，張各種洋燈，輝煌奪目。廣招親友，遠近偕來，值提塘武弁齎送誥命亦至。地方官及紳耆不期而會者數百人。幸宅宇寬廣，前知而有備，百餘筵咄咄立辦，故從容不迫，井井有條。內外演劇，百戲僉來。其執事自大門排入廳事，鼓吹若雷，內外傳呼之聲不絕。中堂設龍亭，內供誥授通奉大夫布政使司某暨夫人某氏誥軸一通。紫緞金書，煌煌天語。於是笙簫疊奏，小優吹《朝天樂》《步虛聲》前引，太夫人衣蟒腰玉，仙鶴補服，霞披朝珠而出，婢僕摳衣，儒生鳴贊，九頓首拜。受畢，移位正坐。繼子婦率孫兒女，朝服叩首侍立。然後官弁親友，宗人百執事以次拜賀。鄰里鄉黨之來觀者潮湧，不得入，延頸引領，登屋而望，幾至顛墮。幸孝子默護之，故無傷。母左顧右盼，錦繡在前，珠玉在後。不覺眩暈，命子婦支持賓客，登榻覓几，垂眸息，見孝子以八座相迎，冥然而卒。

論者曰：「孝莫大於尊親，亦莫厚於眾養。以擔夫而致父母受二品封，使衿民備十方供，孝之至也。嗟乎！孝子何寥落於生前，而赫喧於身後耶？」鄉斤曰：「此資格限之也。古者鄉舉裡選，先德行後文章。若孝子者早應策名天府，位列公卿間矣。無奈問內才不識詩文之體，問外財亦無升斗之儲，何所藉而奮發於今之世耶？惟陰曹無資格，任孝子金冠玉帶以奉母，乃得大展其才華。嗚呼！與其鬱鬱生，何如堂堂死耶？」

荊茅

楚諸生荊茅，字貢苞，訓蒙為業。在前明嘉靖間，是邑大旱，赤地數百里，人心惶惶。有司竭盡求雨之法不得，乃示召能致甘霖者酬百金。向無此例，所以市裡喧傳。荊知之，與其妻戲述云：「惜無法以致此金，亦名利兩全之事也。」其妻曰：「是亦何難。子速為有司言能三日致雨。使之潔淨壇坵，子衣冠坐，誦聖經，宜必得之。」荊曰：「天道難知，豈可戲有司取咎耶？」其妻曰：「子試為之，得雨則受酬，不得雨，不過訕笑，何罪之有？」荊從其言，昧昧晉謁。有司如其法使禱，未及二日，大雨滂沱，通邑霑足，上下歡騰。有司欽佩，於酬儀外加以幣帛，鼓吹送之。

未幾，省垣需雨孔急，有司以荊生致雨事上達。大府檄召。荊恐，懟其妻曰：「我本無能，汝促我為戲，竟為憲召，何術以應？昔也德汝，今則怨汝矣。」妻曰：「子自無能，怨妾何為？妾之所知，非有異術，因廚懸鹹魚於今三載，凡二三日內雨至，先必落水。驗之屢矣。子述告示之日，適鹹魚落水之時，故信之確。今亦不難，子持此魚至省，懸於臥內。見大府時，以先賢董仲舒五龍祈雨之法，鋪張陳設。若魚乾無水，總以壇不如式，器用不全，頻使改作，以延時日。若一得魚水，即登壇誦經，未有不獲者。何怨之有？」荊無法，不能不用婦言。及赴省會，則魚已汗淋。急謁大府，朝登壇而夕如注矣。得重酬回，喜出望外。

此大府乃嚴相分宜門下者，知嘉靖帝好道，密告分宜以荊生進。特旨召見，荊乃攜妻入都，帝問道原，荊進誠意正心之說曰：「至誠之道可以前知。誠者，明之根本也。修齊治平不外乎此。」帝曰：「粹然儒者之言，宜與方士輩異。」命為金馬門待詔。嗣亦因求雨驗，遷欽天監卿，日近御前。於是都下趨之者眾，漸致富矣。

忽大內九璽失其一，追求甚急，擬召荊推問。內監之盜用者惶懼，夤夜齎金帛叩門哀之。荊乃命以璽藏尚寶處壁間，以塵土掩

之，我自有說。帝果召問，荊曰：「璽非人盜，乃某月日用時，為小豎誤遺於塵土之中。現在本處東壁下。」帝使人求之，果獲。賞賜無算，遂有荊仙之名。奉之者益狂，為御史海忠介之徒劾奏，略曰「荊茅者，本無學術。肆其狂妄，妖言惑眾，罪不容誅」云云。帝曰：「方士中惟此人近儒道，專以誠明立說。卿非讀書人耶，何不容儒士？」御史曰：「其誠明之說，正藉以行其詐也。乞皇上藏物於匣，當臣面召問之。果能指明確，方敢以至誠許之。否則請置奸邪於法，毋任蠱惑聖聰。」帝如言召荊於便殿，案陳寶櫃，使推測之。荊惶悚伏地，歎曰：「荊茅今日死矣。」御座遠，聞未親切，曰：「是何言也？」適盜璽之監在側，跪奏曰：「據所言櫃中似是金貓。」帝笑謂御史曰：「卿意其誠明為詐，今竟何如？」開櫃示之，果一金鑄臥貓鎮紙。御史無詞可執，頓首謝罪而退。荊歸，其妻曰：「子以一寒士位四品而富巨萬，異數可屢邀耶？若不知足，禍必不遠。」荊大悟，引疾致仕而去。

薊斥曰：果有是耶，何其巧也？其為客之不得意而造言歟？謂實學不如虛巧易於見功，發寒士之忿懣，益增才士之歎歎，悲夫。